



老子集成

A Collection of Editions and
Commentaries for the Laozi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第八卷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A Collection of Editions and
Commentaries for the Laozi

老子集成

第八卷

目錄

道德經集注		潘基慶(一)
道德經解		純陽道人(五六)
太上道德經解		八洞仙祖(八四)
道德經解		
.....		純陽帝君 雲門魯史(一三六)
老子或問		龔修默(一八七)
老子音義		閔齊伋(二二二)
太上道德寶章翼		程以寧(二三一)
道德經解		周宗建(二九四)
老子奇賞		陳仁錫(三二一)
老子翼評點		董懋策(三三四)
道德經薈解		郭良翰(三四〇)
老子辯		陳繼儒(四一七)
老子經通考		陳元贊(四三三)
道德經印		陶崇道(五三二)
老子衍		王夫之(五六三)
老子解		傅山(五八六)
清世祖御注道德經		(五九一)
太上道德經集解		馬自乾(六二四)
檀山道德經頌		王泰徵(六四八)
老子道教		馬驢(六八四)
老子說略		張爾岐(七一七)
道德經順硃		德玉(七四二)

道德經集注

潘基慶

點校說明

《道德經集注》上下二卷，明潘基慶撰。潘基慶，字良耜，松江人。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貢生。

是書前依次有：明太祖朱元璋《御制道德經序》、《老子贊》、晉牽秀《老子頌》、漢河上公《老子序》、司馬遷《史記老子列傳》、《總論》、《譜志》、《道德經目》、《道德經例十則》。其《道德經例十則》有小序云：『茲集借古人語，證古人書。存其舊者十之三，采諸子者九之五。比節名家解語，旁附俚語，則萬一耳。』考其內容，確如所言，每一章先列老子《道德經》文，次列各家版本所異字詞，再廣證經、子、史、集四部百家之言，極其博雜。略言之，引諸子、道佛經最多，如管子、荀子、韓非子、孫子、墨子、老子、老萊子、尉繚

子、列子、鶡冠子、文子、列子、關尹子、尹文子、《黃庭經》、《洞古經》、《龍虎經》、《玉樞經》、《清淨經》、《法寶經》、《定觀經》、《陰符經》、《心書》、《金剛經》、《法華經》、《圓覺經》、《維摩經》、《五廚經》、《楞嚴經》、《楞伽經》，亦廣引明以前古人及明人語，舉凡道俗文人武將、高道俗子、神仙古帝、當代名流，無不采摭。然引文既錯訛頗多，引語或稱人名或稱書名，亦甚為隨意，往往一書，此稱書名，彼標人名。如譚峭《化書》，此稱《化書》，彼謂譚峭或譚子。引語次序更無章法，或古人在前，或今賢領先，並無一律。故是書博雜有餘，審擇不慎。

是書不見於《道藏》、《四庫全書》等大型叢書。此次校點以嚴靈峰無求齋影印明刊《老莊會解》本為底本，有疑者則考查原引經典，略加是正。

高皇帝御制道德經序

朕本寒微，遭胡運之天更，值群雄之竝起，不得自安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帥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伐元，統育黔黎。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遑，慮穹蒼之切鑒。於是問道諸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日試覽群書，檢間有《道德經》一冊，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而旨奧，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又獲他卷，注論不同，再尋較之，所著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是，朕悉視之，用神盤桓其書。久之，以一己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注，以遺方來，恐令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



不逾年，而朕心減恐。復以斯經，細睹其文之行用，若濃雲靄群山之疊障，外虛而內實，貌態仿佛，其境又不然。架空谷以秀奇峰，使昔有巍巒倏態，成於幽壑，若不知其意，如人混沌鴻蒙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則又若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睹實象，雖形體之如然，探親不可得而捫撫。況本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慮：明鏡水月，形體雖如一，却乃虛而不實，非著象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捫身，則知己象之不虛。是謂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旨微。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筆強爲之辯論，未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歟？朕雖菲材，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特注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爲之序。

高皇帝老子贊

心淵靜而莫測，志無極而何量。
惚恍其精而密，恍惚其智而良。
宜乎千古聖人，務晦短而云長。

晉牽秀老子頌

深哉伯陽，誕此靈姿。研精玄奧，幽贊神微。抱質懷素，蘊寶藏輝。述而好古，儀聖作師。周衰道廢，厥猷匪宣。龍潛初九，亢志皓然。於邈高風，德音永傳。

漢河上公老子序

五味辛甘不同，期於適口；麻絲涼燠不同，期於適體；學術見聞不同，要於適治。今夫天下所以不治者，貪殘奢傲，吏不能皆良，民不能皆讓，以及於亂。誠使不貪矣，不殘矣，慈儉而讓矣，天下豈有不貪不殘？慈儉而讓，乃有不治者乎？今夫儒者高仁義，老氏不言仁義，而未嘗不用仁義。儒者蹈禮法，老氏不言禮法，而未嘗不用禮法。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民自化焉，故其言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爲天下先非禮乎？故用世之學，莫深於老氏。今儒者不務自治，而虛名之幻，內貪殘而外仁義，處奢傲而治禮文，此乃忠信之薄而亂之。

老子列傳

司馬遷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爲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總論

莊子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乙；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忘，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士成綺曰：老子，鼠壤有餘蔬而棄妹，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

淮南子曰：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

荀況曰：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

太史公曰：孔子適周，見老子，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己；爲人臣者，無以有己。

楊升庵曰：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宋子曰：某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慎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

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慶曰：按，尹喜，字公文，天水人，周康王時爲大夫，見東方有紫氣西，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乃求爲函谷關令。昭王二十三年七月，老子乘白輿、駕青牛，欲度關，爲喜留關下百餘日，以道德五千言授之。

又

嚴君平曰：昔者，老子之作也，變化所由，道德爲母，效經列首，天地爲象。上經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八，陽道九，以陰行陽，故七十有二首。以陽行陰，故分爲上下。以五行八，而上經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經三十有二而終矣。陽道奇，陰道偶，故上經先而下經後。陽道大，陰道小，故上經衆而下經寡。陽道左，陰道右，故上經覆來，下經覆往。反覆相過，淪爲一形。冥冥混沌，道爲中主。重符列驗，以見端緒。下經爲門，上經爲戶。智者見其經效，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儀，萬物敷矣。

殷仲堪曰：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問強。

蘇子瞻曰：老子之自爲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

何燕泉曰：張子房學老子，多陰謀，凡事不肯自爲。而邵子特稱老子得易之體，留侯得易之用。

譜志

王元美曰：老子，在天皇時爲通玄天師，地皇時爲有古先生，人皇時爲盤古先生，伏羲時爲鬱華子，神農時爲大成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帝嚳時爲錄圖子，帝堯時爲務成子，帝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商湯時爲錫則子。後以商王陽甲十八年降胎，至武丁九年生。在周西伯時，爲藏史，號變邑子。武王時爲柱下史，號育成子。成王時爲經成子，康王時爲郭叔子。西出關，自流沙還，授禮於孔子。在天以玉晨大道君爲師，在人間以常樅爲師。老子生，登行九步，步生蓮花，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道爲尊。釋迦生時，登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唯我爲尊。不應相同如此。老子，一名李耳，字伯陽；二名雅，字伯宗；三名忠，字伯光；四名石，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元



陽；七名元，字伯始；八名顯，字元生；九名德，字伯文。老子，身九變，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七十二相者，頭圓爲天，伏晨蟠起，玉枕穹窿；皓髮如鶴，長七尺餘；眉有北斗，其色翠綠，其間紫毛長五寸餘；虎髭龍髯，素潔如絲；耳無輪郭，中有三漏，高平於頂，厚而且堅；兩目日光，方瞳綠筋；鼻有雙柱，形如截筒；口方如海，唇赤如丹；氣有紫色，其香如蘭；齒如編貝，其堅如銀，數有六八，上下均平；舌長且廣，形如錦文，玉泉充溢，其味甘香；每發妙言，聲如金玉；顴高而起，頤方若矩，日角月淵，金容玉姿；龍顏肅肅，鳳視間；額有兌象，參午上達；天庭平坦，金匱充盈；腹有白痣，頤有玉丸，項有三約；鶴素昂昂，垂臂過膝；手握十文，其指纖長；爪有玉甲，身有綠毛，胸有偃骨，背有河魁；臍深寸餘，腹軟如綿；心有錢文，腹有玄痣，眼有輪文，足蹈二卍，指有乾坤；身長丈二，遍體芳香；面方而澤，上

下三停；身如金剛，貌若琉璃；行如虎步，動若龍趨，此其相也。左扶青龍，右據白虎，前導朱雀，後從玄武，頭蔭紫文，足履蓮花。頂負兩景，五明曜目；身有圓象，洞照九天。兼前仙相，光色奇妍。總八十一，謂之好也。見《法輪經》老子史略。

道德經目

高皇帝序一首
高皇帝贊一首
牽秀頌一首
河上公序一首
史記列傳一首
總論十一則
譜志二則
道德經上篇一章至三十七章
道德經下篇三十八章至八十一章
葛仙公序一首
道德經目終

道德經例 十則

茲集借古人語，證古人書。存其舊者十之三，采諸子者九之五。比節名家解語，旁附俚語，則萬一耳。讀古人書，會古人意者，可不用古語，政自不非古語也。莊周有云：「因衆以寧，所聞寧曰如衆技乎？」筌蹄之用，以爲芻狗。母爲初學記其可。

正文

一、凡□者，神脉。

二、○者，機關。

三、中。者，可讀。

旁

一、□。□者，耳目。

二、。者，精華。

三、、者，希眇。

四、。者，句法。

五、本字四聲，不另音。

六、占文字訓逐篇總釋異同附記。

七、單、○者字法。

道德經例終

①「之」後疑脫「首」字。

②禮：據楊慎《丹鉛續錄》卷三，「禮」前脫「言」字。

道德經集注

周苦縣李耳伯陽著

明烏程潘基慶良耜集注

上篇 三十七章，古分道經。

莊子曰：果疏有理，人偷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爲，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天隱子曰：兼三才而言，謂之易；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本一性而言，謂之真。如入於真，如歸於無爲。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清淨經》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陰符經》曰：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文子曰：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知其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蓄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應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用無窮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然，若若乎回也，戛戛乎鬥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咒之，而潰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韓子曰：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

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故無常操。是以生死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托，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游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則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

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李贄曰：惟其至無，乃所以為至有；惟其至常，乃所以為至妙也。夫語道而通於有，無至矣。然徇象者執有，蘊空者滯無，而可道可名者衆矣。不知有無之名，雖異有無之出，實同無亦無之，何其玄也；玄又無玄，何其又玄也。而孰信其為常名、常道之所自出，常無、常有之所由名哉？

王畿曰：觀妙，即未發之中性宗也。觀竅，即發而中節之和，以情歸性，而機在我命宗也。觀復，即慎獨常明之旨也。不睹不聞，即本體之藥物也。戒慎恐懼，即工夫之火候也。種種名象，特假象之寓者耳，故曰得一而萬事畢。

太玄曰：玄者，幽摛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闢神明而定模，通古今以開類，摛措陰陽以發氣。

潘極曰：玄者，率修道教之真機，

天命之性之實際，繼善成性之奧樞，

一陰一陽之要會也。《易》以卦象而

喻玄，則玄隱於姤復之交；天以時

至而示玄，則玄藏於亥子之際。夫

亥者，今朝初盡處；子者，明日未

來時。時至亥，天地幾乎息矣。唯

天心有常，無改移也，自然有姤復玄

機，不令斷絕。故亥字之制，以䷫姤

卦之畫成文也；子字之制，以䷳震

卦之畫成文也。震即䷲，懷也。玄

字之制，則從亥字斷處接連之，以示

一陰一陽之道。繼之者善也，天命

之性，率性之道，不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顧率字、繼字，俱聚五玄

以成文，蓋本圖書生成之象焉，其理

幽深，難盡言也。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

居，是以不去。

弗居，諸家作不居。

莊子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

之，貴賤不在已。

呂知常曰：體道全德之士，希夷微

妙與混成等。美者自美，吾不知其

美也；善者自善，吾不知其善也。

善復爲妖。今之所棄，後或用之；

昔之所是，今或非之。則美與惡、善

與不善，奚擇焉？

王文定曰：自道而出者，無物不

美，無事不善，道未始有其美善也。

淮南曰：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

下爲之圈，則名實同居。

慶曰：居則有住著，去則有離徙，

夫惟在宥而不能去者虛無乎？謂

之守中，中亦無守；謂之執象，象

亦無執。

郭子玄曰：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

澤榮者不謝；淒乎如秋霜之自降，

故凋落者不厭。

陸樹聲曰：蓼蟲之食，苦也；蜣

蜣之轉，丸也。而天下之甘與芳臭

可廢矣。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不知非美之爲美也，何也？以美惡無常是也。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則無不治，下一有矣字。

莊子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淮南子曰：夫玉璞不厭厚，角驕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時爲帝者也。譬若舟、車、楫、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

《說苑》曰：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譚峭曰：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



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

楊起無曰：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心虛則神不虧，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志弱則精不搖，骨強矣。聖人使民，無他思慕，無他趨競，黜聰明，絕嗜欲，淡然純樸，何思何慮哉？

王畿曰：心為神之所居，正以有那虛竅子，譬如鷄卵中必有一點虛處，乃其生化之機，不虛則不能生矣。致虛雖是養生家修命之術，聖學亦不外此，所謂密機也。

裴航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也。

李贄曰：無為由於無欲，無欲由於無知。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慎而言也，人且知女；

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藏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墨子曰：夫歸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冲，中也，音蟲。

莊子曰：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哉？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陳子淵曰：道本虛而用之，常不

盈。求道者，亦以虛而入之也。神明之宅，萬物往資焉而不匱，故曰似萬物之宗。宗，主也。挫其銳，解其紛，圓鈍以入。人立於膠擾之中，而自不亂也。和其光，同其塵，光而不耀，潔清而而露也。如是則湛乎如止水之平，而存存不息。此其心之至微、至妙，惟無始之始，可以名之。

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凝為一，氣散布為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惟虛為能載道，惟平能集道，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

慶曰：夫鼎在其間，水火之客也，五味之和也。上人舍德，夫誰能礙之。象帝，所謂孔德之容也。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一如字讀。

《陰符經》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楞嚴經》曰：汝言中間，中必不迷，非無所在。今汝推中，中何為在？為復在處，為當在身。若在身者，在邊非中，在中同內；若在處者，為有所表，為無所表，無表同無，表則無定。何以故？如人以表，表為中時，東看則西，南觀成北，表體既混，心應雜亂。

慶曰：中，橐籥也，神在中也。

盧照鄰曰：優優群品，遑遑衆人，雖鑿其竅，未知其身。來從何道？去止何津？誰為其業？誰作其因？一翻一覆，令如掌，一生一死，令若輪。不有大聖，誰起大悲？

文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夫道者，藏精於內，栖神於心，靜漠恬淡，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

民，無勞役，無冤枉，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指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定觀經》曰：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依法，而心常住。

譚子曰：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

《黃庭經》曰：常念三房相通達，洞視得見無內外。存漱五芽不饑渴，神華執巾六丁謁。急守精室勿妄泄，閉而保之可長活。起自形中初不闕，三官近在易隱括。

王弼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故謂之玄牝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

體。

楊復所曰：谷，虛也。虛而能受，受而不有。神妙莫測曰神。牝能生物，所謂母也。牝而曰玄，見其生而不見其所以生也。

《法寶經》曰：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舍名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

慶曰：幽明晝夜，理有所置。戒生之厚，未嘗貪生也。《易》有太極，《莊子》大塊，《老子》玄牝。故太極，無極也；玄牝，無牝也；大塊，無塊也。曰當其無，有有之用。陳子淵云：玄牝，形容一虛。

河上公曰：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五氣從鼻歸五藏，出入於口，口鼻呼吸，動自綿綿



不絕。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長生，一有長久。

天隱子曰：陰陽變通，天地長久。

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

尉繚子曰：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

慶曰：長久即常也，釋氏云實有真空。

關尹子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仁，一作人。正，一作政。

管子曰：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為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往之淡也，達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夫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

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荀子曰：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遍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洗洗乎不涸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徵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養；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葉子奇曰：天始惟一氣爾，莊子所謂溟滓是也，計其所先，莫先於水。

水中滓濁，歷歲既久，積而成土，水土震蕩，漸加凝聚，水落土出，遂成山川。

蘇軾曰：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流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盈涸不失節，善時也。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名遂身退，天之道。

嚴君平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患由於我，不在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鑒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形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應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莊子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游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來真之游。

譚峭曰：大人道不虛貴，德不虛守，貧有所倚，退有所恃。退者，非樂寒賤而甘委棄。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而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

徐叔明曰：盈者，泛濫無忌；銳者，猛迅必爲，富貴之常態也。

慶曰：昭昭者無功，煌煌者無名，貴身者無身，身退者心善下，道善損也，身退不如心退，受益不如持平，無成無遂而一，天矣。

李青蓮曰：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老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豈

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能嬰兒，一作能如嬰兒。

呂知常曰：魂與神並，魄與尸合。魂強者，生之徒；魄壯者，死之徒。蓋魂屬陽而喜清虛，魄屬陰而好營爲。魂者陰之偶，魄者陽之配，亦陽之賊也。

《心印經》曰：神依形生，精依氣盈。

譚峭曰：載我者身，用我者神，用神合真，可以長存。

李贄曰：人知魄之載神，而不知神之載魄。載魄則神營，魄載之則不神，然則一神焉耳矣。抱元守一，則神魄自不相離，而亦庶乎知神之爲矣。營，營衛也。有知則魄載神，無知則神載魄。神載魄則一，魄載神



則二。

焦氏曰：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心使氣則強，專於氣而不以心間之則柔。專氣致柔，所謂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孰能之？

《黃庭經》曰：積精累氣以為真。

王龍谿曰：道心惟微。微者，心之體。其功，謂之不睹不聞；其至，謂之無聲無臭。精者，精此也；一者，一此也。雖天地不能使之着，聖人不能使之着，是謂玄德。

莊子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

慶曰：按《素問》，精血為營，牝牡之具為天關，男女精血謂之天癸。王伯安云：學道之人能以魂載魄。關尹子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

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筏我者。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埴音腫，和土也。埴音植，土黏曰埴。

《護命經》曰：無空有空，無色有色，無無有無，有有無有。不有中

有，不無中無，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為有，非無為無，非色為色，非空為空。空即是空，空無定空；色即是色，色無定色。即是空，即空是色。若能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為照了，始建妙音。識無空法，洞觀無礙。入衆妙門，自然解悟。

《淮南子》曰：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為不信，視籟與等。

《呂覽》曰：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言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及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

莊子曰：睹有者，昔之君子；睹無者，天地之友。夫有上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